

史部

地理

四库家藏

綱領

曰思無邪
謝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程氏曰思

者其情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讀其言又將以考其
澤蓋法性非
意而傳度禮樂雖平此猶能與其深微之意而

怨而不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
不過曰怨哀
大唐西域記

其言不我思古人俾無試焉專敢怨上之詩也其言
大夫女過曰土國城曹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
難以風復止曰自詩伊
山海經



春秋公羊传注疏

(一)

◎ ◎ ◎

蒋宗福

〔唐〕

徐彦

整理

〔汉〕

何休

疏注



提 要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旧题周公羊高撰，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陆德明音义。

《公羊传》的传授，由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其子平，五传至公羊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胡毋生题亲师，故曰《公羊》。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兖州县西南）人。《后汉书·儒林》本传说，他“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何休作注，对《公羊》义例多所发明，重在阐释微言大义，故是书有赖何注而盛行，历代今文经学家每每以它作为议论时政的工具。但必须指出的是，何休为了迎合汉朝统治者的正统需要，有时不免曲为之解，牵强附会，不能不说是何注的瑕疵所在。

关于《公羊传疏》的撰著者，往往只说旧题唐徐彦疏，没有更多材料证实，我们也只好存而不论。

此次整理，以通行的阮元重刻宋刊《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以乾隆四年校刊、同治十年重刊的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当出乾隆校刊本，以下称殿本）通校，并以《四部丛刊》传注本（影宋刊本，以下称丛刊本）、明万历二十一年刊注疏本（国子监祭酒曾朝节等奉敕重校刊，似即阮校所用监本，以下称万历本）参校。陆德明音义部分，除校以上述各本外，并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宋刊本《经典释文》校勘。



总 目 录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	7
春秋公羊传注序	9
春秋公羊传注疏校勘记序	14
引据各本目录	15

【卷第一】

隐公起元年,尽元年	1
-----------	---

【卷第二】

隐公起二年,尽四年	35
-----------	----

【卷第三】

隐公起五年,尽十一年	54
------------	----

【卷第四】

桓公起元年,尽六年	77
-----------	----

【卷第五】

桓公起七年,尽十八年	101
------------	-----

【卷第六】

庄公起元年,尽七年	125
-----------	-----



【卷第七】

庄公起八年,尽十七年 150

【卷第八】

庄公起十八年,尽二十七年 175

【卷第九】

庄公起二十八年,尽三十二年 199

闵公起元年,尽二年 211

【卷第十】

僖公起元年,尽七年 222

【卷第十一】

僖公起八年,尽二十一年 245

【卷第十二】

僖公起二十二年,尽三十三年 273

【卷第十三】

文公起元年,尽九年 304

【卷第十四】

文公起十年,尽十八年 328

【卷第十五】

宣公起元年,尽九年 353



【卷第十六】

宣公起十年,尽十八年 382

【卷第十七】

成公起元年,尽十年 408

【卷第十八】

成公起十一年,尽十八年 435

【卷第十九】

襄公起元年,尽十一年 456

【卷第二十】

襄公起十二年,尽二十四年 481

【卷第二十一】

襄公起二十五年,尽三十一年 503

【卷第二十二】

昭公起元年,尽十二年 523

【卷第二十三】

昭公起十三年,尽二十二年 551

【卷第二十四】

昭公起二十三年,尽三十二年 575

【卷第二十五】



定公起元年,尽五年 605

【卷第二十六】

定公起六年,尽十五年 631

【卷第二十七】

哀公起元年,尽十年 658

【卷第二十八】

哀公起十一年,尽十四年 682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

汉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案《汉书·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齐人（案《汉·艺文志》不题颜师古名者，皆固之自注）。”颜师古注曰：“名高（案此据《春秋说题词》之文，见徐彦疏所引）。”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休说见隐公二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条下）。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穀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高之明证。知传确为寿撰，而胡毋子都助成之。旧本首署高名，盖未审也。又罗璧《识遗》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托。案邹为邾娄，披为勃鞞，木为弥牟，殖为舌职，记载音讹，经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记其先师，子孙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别用合声。璧之所言，殊为好异。至程端学《春秋本义》，竟指高为汉初人，则讲学家臆断之词，更不足与辨矣。三传与经文，《汉志》皆各为卷帙，以《左传》附经，始于杜预。《公羊传》附经，则不知始自何人。观何休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与杜异例，知汉末犹自别行。今所传蔡邕石经残字，《公羊传》亦无经文，足以互证。今本以传附经，或徐彦作疏之时所合并欤？彦疏《文献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彦本以经文并为二卷，别冠于前，后人又散入传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彦疏《唐志》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彦。董道《广



川藏书志》亦称世传徐彦，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考疏中“邲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穀梁传疏》，知在贞观以后。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复，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亦唐末之文体。董道所云，不为无理，故今从道之说，定为唐人焉。

春秋公羊传注序^[1]

汉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

○陆氏《音义》曰：掾，弋绢反。【疏】“汉司空掾”。○解云：汉者，巴汉之间地名也。于秦二世元年诸侯叛秦，沛人共立刘季以为沛公。三^[2]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赵高杀二世，立二世兄子婴，冬十月为汉元年，子婴降。其^[3]年春正月，项羽尊楚怀王以为义帝；其年二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天下为十八国，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汉之间四十一县，都于南郑。至汉王五年冬十二月，乃破项羽军，斩之。六年正月，乃称皇帝^[4]，遂取汉为天下号，若夏、殷、周既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为天下号云。司空者，汉三公官名也。掾者，即其下属官也，若今之三府掾是也。○“任城樊何休序”。○解云：任城者，郡名。樊者，县名。姓何，名休，字邵公。其本传云“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是也。序者，舒也，叙也。舒展己意，以次叙经传之义，述己作注之意，故谓之序也。

昔者孔子有云：【疏】“昔者孔子有云”。○解云：昔者，古也，前也。故《孝经》云“昔者明王”，郑注云“昔，古也”；《檀弓上》篇云“予畴昔夜梦”，注云“昔，犹前也”。然则若对后言之，即言前；若对今言之，即言古。何氏言前古孔子有云。云，言也。“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疏】“吾志在”至“孝经”。○解云：案《孝经钩命决》云“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也。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经》言行在。《春秋》者，赏善罚恶之书，见善能赏，见



恶能罚，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经》者，尊祖爱亲，劝子事父，劝臣事君，理关贵贱，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经》也。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疏】“此二”至“极致”。○解云：二学者，《春秋》《孝经》也。极者，尽也。致之言至也。言圣人作此二经之时，尽已至诚而作之，故曰圣人之极致也。治世之要务也^[5]。○治，直吏反。【疏】“治世”至“务也”。○解云：凡诸经艺等，皆治世所须，但此经或是惩恶劝善，或是尊祖爱亲，有国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要务也。言治世之精要急务矣。《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者，谓三王以来也。若大道之时，礼于忠信为薄，正以孔子修《春秋》，祖述尧舜，故言此。考诸旧本，皆作“也”字，又且于理亦宜然。若作“世”字者，俗误已行。传《春秋》者非一，【疏】“传《春秋》者非一”。○解云：孔子至圣，却观无穷，知秦无道，将必燔书，故《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度秦至汉，乃著竹帛，故《说题辞》云“传我书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与董仲舒皆见于图讖”是也。故太史公云“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董生相胶西王，疾免归家，以修学著书为事，终不治产业是也。又《六艺论》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庄彭祖及颜安乐，安乐弟子阴丰刘向、王彦”，故曰传《春秋》者非一。旧云传《春秋》者非一者，谓本出孔子而传五家，故曰非一。本据乱而作，【疏】“本据乱而作”。○解云：孔子本获麟之后，得端^[6]门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十二，则天之数，是以不得取周公、成王之史，而取隐公以下，故曰据乱而作。谓据乱世之史，而为《春秋》也。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论，卢困反。下“持论”同。【疏】“其中”至“之论”。○解云：由乱世之史，故有非常异义可怪之事也。非常异义者，即庄四年，齐襄复九世之仇而灭纪；僖二年^[7]，实与齐桓专封是也，此即是非常之异义。言异于文、武时，何者？若其常

义，则诸侯不得擅灭，诸侯不得专封，故曰非常异义也。其可怪之论者，即昭三十一年，邾娄叔术妻嫂而《春秋》善之是也。说者疑惑，【疏】“说者疑惑”。○解云：此说者，谓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后，庄彭祖、颜安乐之徒，见经传与夺，异于常理，故致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疏】“至有”至“戾者”。○解云：此倍读如反背之背，非倍半之倍也。言由疑惑之故，虽解经之理，而反背于经，即成二年，逢丑父代齐侯当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说者非之，是背经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异辞之言，颜安乐以为从襄二十一年之后，孔子生讫，即为所见之世，是任意。任意者，凡言见者，目睹其事，心识其理，乃可为见，故《演孔图》云“文、宣、成、襄，所闻之世也”，而颜氏分张，一公而使两属，是其任意也。反传违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案隐三年传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谓二日乃食，失正朔于前，是以但书其日而已；“失之后者，朔在后也”，谓晦日食，失正朔于后，是以又不书日，但书其月而已，即庄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则日食之道，不过晦朔与二日，即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颜氏以为十四日日食，是反传违戾也。其势虽问，不得不广，【疏】“其势”至“不广”。○解云：言说者，疑惑义虽不是，但其形势已然，故曰其势虽复致问，不得不广引外文，望成其说，故曰不得不广也。一说谓颜、庄之徒，以说义疑惑，未能定其是非，致使倍经任意反传违戾，是以何氏观其形势，故曰其势，维适畏人问难，故曰维问，遂恐已说穷短，不得不广引外文望成己说，故曰不得不广也。“维”误为“虽”耳。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疏】“是以”至“不解”。○解云：此师谓胡、董之前，公羊氏之属也。言由庄、颜之徒，解义不是，致他^{〔8〕}问难，遂尔谬说，至于百万言。其言虽多，犹有合解而不解者，故曰犹有不解矣。时加让嘲^{〔9〕}辞，○让嘲，陟交反。【疏】“时加让嘲辞”。○解云：颜安乐等解此《公羊》，苟取顽曹之语，不顾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雩，臣助君虐”之类是也。援引他经，失其



句读，【疏】“援引”至“句读”。○解云：三传之理，不同多矣，群经之义，随经自合，而颜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经为义，犹贼党入门，主人错乱，故曰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疏】“以无为有”。○解云：《公羊》经传本无以周王为天囚之义，而《公羊说》及庄、颜之徒，以周王为天囚，故曰以无为有也。甚可闵笑者，【疏】“甚可闵笑者”。○解云：欲存《公羊》者，闵其愚闇；欲毁《公羊》者，笑其谬妄^[10]也。不可胜记也。【疏】“不可胜记也”。○解云：言其可闵可笑处多，不可胜负，不可具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疏】“是以”至“俗儒”。○解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学”，《公羊》汉世乃兴，故谓之“今学”，是以许慎作《五经异义》云“古者《春秋左氏说》，今者《春秋公羊说》”是也。治古学者，即郑众、贾逵之徒，贵文章矣。谓之俗儒者，即《繁露》云“能通一经曰儒生，博览群书号曰洪儒”，则言乖典籍，辞理失所，名之为俗；教授于世，谓之儒。郑、贾之徒，谓《公羊》虽可教授于世，而辞理失所矣。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疏】“至使”至“可兴”。○解云：贾逵者，即汉章帝时卫士令也。言缘隙奋笔者，庄、颜之徒，说义不足，故使贾逵得缘其隙漏，奋笔而夺之，遂作《长义》四十一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意望夺去《公羊》，而兴《左氏》矣。郑众亦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专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在贾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郑众虽扶《左氏》而毁《公羊》，但不与讖合，帝王不信；毁《公羊》处少，兴《左氏》不强，故不言之。岂如贾逵作《长义》四十一^[11]条，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为真也，赐布及衣，将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则贾逵几废《公羊》，故特言之。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疏】“恨先”至“二创”。○解云：此先师，戴宏等也。凡论义之法，先观前人之理，听其辞之曲直，然以义正决之。今戴宏作《解疑论》而难《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义决之，故云观听不决，多随二创者。上文云“至有背经任意反传违戾者”，与《公羊》为一创；又云“援引他经，失其句读”者，又与《公羊》为一创。今戴宏作《解疑论》，多随此二事，故曰



多随二创也。而旧云《公羊》先师说《公羊》义不著，反与《公羊》为一创；贾逵缘隙奋笔夺之，与《公羊》为二创，非也。此世之余事，【疏】“此世之余事”。○解云：何氏言先师解义，虽曰不是，但有己在，《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余事。余，末也。言戴氏专虑^[12]《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犹天下闲事也。旧云何氏云前世之师说此《公羊》，不得圣人之本旨，而犹在世之末说，故曰世之余事也。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疏】“斯岂”至“过哉”。○解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论者，执持《公羊》之文以论《左氏》，即戴宏《解疑论》之流矣。败绩者，争义似战陈，故以败绩言之。失据者，凡战陈之法，必须据其险势以自固，若失所据，即不免败绩。若似《公羊》先师，欲持《公羊》以论《左氏》，不闲《公羊》《左氏》之义，反为所穷，己业破散，是失所依据，故以喻焉。余窃悲之久矣。【疏】“余窃悲之久矣”。○解云：何邵公精学十五年，专以《公羊》为己业，见《公羊》先师失据败绩，为他《左氏》先师所穷，但在室悲之而已，故谓之窃悲；非一朝一夕，故谓之久。后拜为议郎，一举而起陵群儒之上，己业得申，乃得公然叹息。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毋，音无。多得其正，【疏】“往者”至“其正”。○解云：胡毋生，本虽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虽取以通传意，犹谦未敢言己尽得胡毋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者，作《墨守》以距敌《长义》，以强义^[13]为《废疾》以难《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盖在注传之前，犹郑君先作《六艺论》讫，然后注书，故云往者也。何氏谦不言尽得其正，故言多尔。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隐括，古夺反，结也。【疏】“故遂”至“墨焉”。○解云：隐，谓隐审。括，谓检括。绳墨，犹规矩也。何氏言己隐审检括《公羊》，使就规矩也。然则何氏最存《公羊》也，而讖记不见者，书不尽言故也。而旧云善射者，隐括令审，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己隐括《公羊》，能中其义也。凡木受绳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规矩《公羊》，令归正路矣。



春秋公羊传注疏校勘记序

阮元撰，卢宣旬敬录

汉武帝好《公羊》，治其学者胡毋子都、董胶西为最著。胶西下帷讲诵，著书十余万言，皆明经术之意，至于今传焉。子都为景帝时博士，后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莫不宗事之。《公羊》之著竹帛，自子都始。戴宏序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寿与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是也。何休为胶西四传弟子，本子都《条例》以作注，著《公羊墨守》、《公羊文谥例》、《公羊传条例》，尤邃于阴阳五行之学，间以纬说释传，疏不详其所据。《汉志》有《公羊外传》五十篇，征引或出此也。《公羊传》文初不与经相连缀，《汉志》各自为卷。孔颖达《诗正义》云汉世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故蔡邕石经《公羊》残碑无经，解诂亦但释传也。分经附传，大抵汉后人为之，而唐开成始取而刻石。徐彦疏《唐志》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亦无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传徐彦所作，其时代里居，不可得而详矣。光禄寺卿王鸣盛云即《北史》之徐遵明，不为无见也。盖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为者。《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并作三十卷，世所传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参差之由，亦无可考也。元旧有校本，今更以何煌所校蜀大字本、宋鄂州官本，及唐石经本、宋元以来各注疏本，属武进监生臧庸牖其同异之字，元为订其是非，成《公羊注疏校勘记》十一卷，《释文校勘记》一卷，后之为是学者，俾得有所考焉。

阮元记。

引据各本目录

单经本：

唐石经《春秋公羊》十二卷。原刻如此，后改为十一卷。闵公第四下添注云“附庄公卷”，故僖公第五改卷四，文公第六改卷五，宣公第七改卷六，成公第八改卷七，襄公第九改卷八，昭公第十改卷九，定公第十一改卷十，哀公第十二改卷十一。

经注本：

《经典释文·公羊音义》一卷。

注疏本：

惠栋校本《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何煌，字仲友。云康熙丁酉，假同门李广文秉成所买宋槧官本手校，再令张翼庭、倪颖仲各校一过。惠栋云有曹通政寅所藏宋本《公羊》，合何氏所校宋槧官本、蜀大字本及元版注疏，并参以石经，用朱墨别异，癸酉冬月识。按惠云朱墨别异者，今不能详，大约鄂州官书经注本最为精美。

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款式同《周礼注疏》，补刊修版至明正德止，首载景德二年中书门下牒一首，盖此牒出北宋经注本也。闽本注疏亦首载此牒。

闽本《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

监本《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

毛本《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

浦镗《春秋公羊传注疏正误》四卷。

[1]春秋公羊传注序，原题“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按本序